

THE PRIVATE
DISCOURSES
OF MASTER

飘忽的灵魂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主编：金惠敏

拜伦

拜伦

易晓明 译

书信选

Gr. Byron

经济日报出版社

大 师 私 人

大 师 私 人 话 语 书 信 系

大 师 私 人 话 语 书 信 系 列

大 师 私 人 话 语 书 信 系 列

大 师 私 人 话 语 书 信 系 列

THE PRIVATE
.....
DISCOURSES
.....
OF MASTER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飘忽的灵魂

拜伦书信选

易晓明 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忽的灵魂:拜伦书信选/(英)拜伦著;易晓明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1

(大师私人话语)

ISBN 7-80127-784-8

I. 飘... II ①... ②易... III. 书信集-英国-近代

IV. 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361 号

著者	(英)拜伦
译者	易晓明
责任编辑	傅才容
责任校对	齐蕴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2号
邮编	100054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32开
字数	160千字
插图	80幅
版次	200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0印张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127-784-8/I.81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金惠敏

从来就有一个私语的世界，只要您认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私人性和社会性永远相反而相成。

然而由于传统的宏大叙述的霸权，这一世界尚未充分展露，这种话语尚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今天，该是打破宏大叙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无论从哪方面说，私人话语都具有与公众话语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私人话语甚至更具决定性或优先性。

例如，如果把阅读和批评作为对另一个心灵的探问，与它碰撞、对话、交流，那么可能没有比通过书信（包括日记）等这类被宏大叙述视为次文本更捷径的方式了。在所谓的正文本即通常所称的作品中，原作者之意盖不在表现，而在表演，即是说，在伪装自己，至少不是在直接地表现自己。如俄国形式主义所发现的，“文学性即是陌生化”，即以造成某种接受障碍为美、为艺术或学术。现代主义大诗人艾略特因而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面对公众读者，作者总是代表“理性”、“良知”、“社会责任”在说话；他总是把自己作为对象，耿耿于怎样给公众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在书

信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面对的是亲朋好友，作者卸下了
一切社会性面具，轻松随意地袒露出自己的本真面目。他是纯
粹的主体，专注于倾诉，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件有待完成的艺术
品。这里不需要精雕细刻、深思熟虑。

德国生命哲学家齐美尔断言：“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的。”与其差不多同时代的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划分为意识与潜意识。这里如果把作者的正文本比作意识，那么其次文本即书信等则是潜意识。而潜意识是水面下的冰山，要比显露出来的那部分巨大得多。要深入一个心灵的世界，仅知其正文本最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只有同时了解了他的次文本，才可能真正地把握这位作者。因此，美国现象学批评家有理由认为，对于游历一位伟大的心灵来说，书信、日记、便条、眉批、笔记等的作用决不亚于其刻意创作出来的作品。

通过这一书系，我们试图证明书信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是抒情的、亲切的美文；它是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自然袒露；它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简言之，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种与公众性阅读相辉映的私密性阅读。

为方便查阅，丛书在每封信前都加有提示性标题，或为作者原话，或为编/译者的概括。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一要感谢译者诸君对私人话语理念的

热忱，二是薛晓源先生别出心裁的策划，还有胡子清女士高明而娴熟的编辑。

相信我们共同的努力将给读者带来某些新鲜的感受。
是为序。

2000年10月20日

译者序

易晓明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年),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应该说,中国读者主要是通过他的诗歌或者说通过其诗歌所表现的政治立场来接受他的。而拜伦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所展现的无疑是诗人处于创作冲动与情绪爆发时的激越形象,它是真实的,也是片面的,尤其相对于如此敏感、复杂而多变的一位感情型诗人来说。相对作品而言,他大量的书信所提供的则是更为鲜活与真切的诗人形象,它们历时性地展现了诗人从中学直到36岁弃世,整个一生中的各种事件与情感历程,呈现的是诗人完整的生命与完整的人生。

首先,拜伦的书信为我们了解拜伦的身世、生平以及一生的经历,提供了大量的实据与具体内容。我们过去对拜伦的身世、家庭、性格等只有一个梗概性的了解,而他的书信则使我们拥有了感性的、可靠的、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并且在有些事情上我们甚至能确切地了解到拜伦本人的态度。譬如,拜伦的父亲据说是一个将拜伦母亲的钱财挥霍一空,对其始乱而终弃,最后客死于异国的人。那么拜伦对父亲的情感如何呢?我

们只有从书信中才了解到拜伦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对父亲都是非常尊敬的。他写道：“奥古斯塔与我对我们父亲不断的怀念之情与我们相互之间的姐弟之爱达到了同等强烈的程度”。并为父亲的荣誉辩护道：“依据所有了解他的人所说的证词，他不仅远不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有着很温和的、生动活泼的性格”。“在美国军队供职时，他一直享有一个好军官的名声。”还说：“无论他所有的过错是什么，但决不是粗俗与下流”。“如果说他挥霍他的财产，那只与我们相关，因为我们是他的继承人，如果我们不责备他这种挥霍的话，没有任何人有权这么做”（见《致J.J. 库尔曼》1823年7月12日）。同样一种确凿的具体性与真切感，也呈现于他与母亲、与同父异母的姐姐、与离异的妻子以及与情人的通信之中。应该说这些令人信服的实际内容，对认识与研究拜伦都具有文献性的价值。

哈贝马斯说：“十八世纪被称为书信世纪并非偶然，写信使个体的主体性表现了出来。……到了感伤时代，书信内容不再是‘冰冷的信息’，而是‘心灵的倾吐’。如果不得已提到‘冰冷的信息’，则需要予以道歉。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书信是‘心灵的复制与探讨’，书信中充满作者的血与泪”。（见《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第71~72页）拜伦的书信属于感伤的时代，我们从中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

人的喜怒哀乐与心灵深处的颤音。

拜伦是不幸的，他先天跛足，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就成了心态不平的暴躁母亲的暴虐对象，处于阴郁的家庭氛围之中。这影响了拜伦抑郁孤傲的性格形成。10岁上，他幸得承继了伯祖父的产业与爵号，然而拜伦的抑郁心境终生都没有得到改变。与之相伴随，拜伦还继承了母亲冲动、乖戾与狂暴的性情，甚至还受父系祖先半疯的家族病的阴云笼罩。因而，冲动、狂暴与感伤、抑郁在拜伦身上找到了一种奇异的混合，铸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拜伦式的性格”。冲动与暴烈使他常采取过激的言行，语出辛辣，决不饶人，从而获得了愤世嫉俗、辛辣讽刺诗人的美名。而抑郁伤感的性格倾向又使他在情绪低落时对自己的过激予以否定，加以责怪。两者互为因果地连锁反应，使得拜伦在走向愤世嫉俗的同时，内心陷入孤僻与寂寞。愤世嫉俗愈烈，孤寂感伤愈深。人们很欣赏拜伦的反抗，其实那是以他心灵的孤独、寂寥为代价的。他的情绪在两者之间的摇摆不定，使他表现出反复无常。他对母亲由极端憎恶到后来的有所依恋。对婚变中的米尔班克小姐从如醉如痴的爱慕到进行恶毒的诅咒，多年后走向感伤的宽容。而且拜伦对他的情人也有一种先爱后恨的倾向，包括对他最后一个英国情人克莱尔与他后来在意大利的情人奎乔利伯爵夫人。他把前者骂做

“泼妇，”把后者称为“荒唐的妇人”。正是激越与抑郁的交相作用，使拜伦对恋人的情感难以持久恒定，他本人的心灵也痛苦地处于无所依附的状况。他到处漂泊，两次出游，到过欧亚非的许多地方，最后死于希腊。

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拜伦极力将一颗富于激情的心灵依附于友人，将感情寄托到朋友们身上。他大量地给朋友们写信，常请求朋友到他所住的地方去。他的朋友（马修斯）的去世，给他心灵以不可抚慰的重创，远胜于其母亡故给他的影响。他写道：“我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我的生存变成了一种阴郁的空虚”（《致达拉斯》1811年9月7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的朋友们在我的周围纷纷弃世而去，在我凋落之前，将是孤树一棵。别的人总是能以家庭作为避难所，而我除了自己的感想之外没有别的手段。”（《致达拉斯》1811年10月11日）他始终不断地给朋友们写信，谈各种感受，正如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的，他属于“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信并把他的整个炽烈而充满活力的身心都倾注到通信中去的人。”这就决定了拜伦书信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

后期的拜伦投身到了意大利与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在写给奥古斯塔的信中，他说：“你问我为什么到

希腊人中来，我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拜伦确实在呼唤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时，也不排除拜伦投身到行动中去的选择，客观上使他获得了心灵的依附，他后期所获得的这种支持，使他的心灵变得平静了些，愤世嫉俗也有所减弱，他在朝着一个活动家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漂泊的拜伦那多变的情绪，使他拥有的注定是一颗飘忽不定的心。

有人说拜伦的散文比诗写得还美，这也不无道理。他的热情与多愁善感所具有的韵致，他的愤世嫉俗、痛快淋漓所构成的气势与酣畅，使拜伦的才情获得了充分的燃烧，照亮了他自己，也照亮了这个世界。

此外，拜伦对那个世界、对人生的一些见解是深刻的，他的很多文学见解也是不同凡响的。他对公众趣味的客观评价，不为取悦他们而写作的倾向，使他不看重如过眼烟云的暂时走红。他对人物性格一致的强调，甚至包括对整个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的思考，都具有时代感，从中可以看出拜伦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艺术品位。同时，他的宿命论思想也很明显，他对宗教的态度与激进主义的雪莱构成极大的反差。

本人在选译拜伦书信时，除选取一些重要的书信之外，同时还较注意选取那些带有诗人生活迁徙的时间标志的信。这样，诗人生活的前因后果都得到了关联，使本书信选同时也具

有了传记的部分功能。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翻译力求传达出诗人的激情、诗人的风格。原信无签名，译文照旧。如果读者能对我传真、传情、传神的努力有些微的感受，那将足以使我欣慰于心了。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赴美前于北京花园村

目录

《大师私人话语》总序 …… → (1)

译者序 …… → (5)

1. 我不想当“小笨瓜” …… → (1)

——致凯瑟琳·戈登·拜伦夫人 1799年3月13日，诺丁汉

2. 他叫我“恶棍” …… → (4)

——致凯瑟琳·戈登·拜伦夫人 1803年5月1日，哈罗山上

3. 弟弟与朋友 …… → (8)

——致奥古斯塔·拜伦 1804年3月22日

4. 对爱情的见解 …… → (10)

——致尊敬的奥古斯塔·拜伦 1804年10月25日
山冈上的哈罗中学

5. 谈母亲的暴虐 …… → (14)

——致奥古斯塔·拜伦 1804年11月11日，哈罗

6. 告别哈罗在即 …… → (18)

——致奥古斯塔·拜伦 1805年4月4日

7. 剑桥印象 …… → (20)

*What was done by the
the whole of the
trouble to be left in some
an hour or two
which can be left in*

- 致约翰·汉森 1805年11月23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8. 求助友人…… → (22)
——致约翰·M.B. 皮戈特 1806年8月10日，伦敦
9. 不是花钱买恭维…… → (23)
——致威廉·班克斯 1807年3月6日，索斯威尔
10. 剑桥不留人…… → (26)
——致伊丽莎白·布里奇特·皮戈特 1807年6月30日，剑桥
11. 自我画像…… → (31)
——致罗伯特·查尔斯·达拉斯 1808年1月21日，阿尔贝玛尔街
12. 面对“精神的纸子弹”…… → (34)
——致尊敬的约翰·比彻先生 1808年3月28日，多伦特旅馆
13. 爱犬的墓志铭…… → (37)
——致弗兰西斯·霍奇森 1808年11月27日，纽斯台德寺
14. 上议院席位就座…… → (41)
——致凯瑟琳·戈登·拜伦夫人 1809年3月6日，圣詹姆斯街8号
15. 画下友谊与相知…… → (44)
——致威廉·哈尼斯 1809年3月18日，圣詹姆斯街8号
16. 我不想再见到英国的一草一木…… → (47)
——致凯瑟琳·戈登·拜伦夫人 1809年6月22日，法尔茅斯
17. 异国艳情…… → (49)
——致凯瑟琳·戈登·拜伦夫人 1809年8月11日，直布罗陀
18. 谣言使我漂泊异国他乡…… → (56)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飘忽的灵魂·拜伦书信选

- 致约翰·汉森 1809年11月12日，普雷维扎
19. 游历欧亚大陆…… → (59)
- 致亨利·德鲁里 1810年5月3日，撒尔赛特快帆船
20. 孤独的异乡客…… → (68)
- 致弗兰西斯·霍奇森 1810年10月3日，摩里亚的帕特拉斯
21. 批评英国岛民的狭隘…… → (75)
- 致凯瑟琳·戈登·拜伦夫人 1811年1月14日，雅典
22. 我依旧带着冷漠归来…… → (79)
- 致凯瑟琳·戈登·拜伦夫人 1811年6月25日
“沃拉奇”号船于海上
23. 母丧友逝…… → (83)
- 致斯科罗普·伯德莫尔·戴维斯 1811年8月7日
纽斯台德寺
24. 不解死亡…… → (85)
- 致约翰·卡姆·霍布豪斯 1811年8月10日，纽斯台德寺
25. 评点朋友…… → (88)
- 致罗伯特·查尔斯·达拉斯 1811年9月7日，纽斯台德寺
26. 依恋亲情…… → (92)
- 致尊敬的奥古斯塔·利 1811年9月9日，纽斯台德寺
27. 宗教与诗歌是两种梦…… → (95)
- 致弗兰西斯·霍奇森 1811年9月13日，纽斯台德寺
28. 年轻亲历老年悲…… → (99)

Faint, illegible handwriting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 致罗伯特·查尔斯·达拉斯 1811年10月11日，纽斯台德寺
29. 完全爱我的只有剑桥友人…… → (102)
- 致弗兰西斯·霍奇森 1812年2月16日，圣詹姆斯街8号
30. 鉴定诗篇…… → (104)
- 致卡罗琳·兰姆夫人 1812年5月1日
31. 你是亲王赏识的文人…… → (106)
- 致瓦尔特·司各特 1812年7月6日，圣詹姆斯街
32. 有泪为真情作证…… → (109)
- 致卡罗琳·兰姆夫人 1812年8月?日
33. 痛悔爱情…… → (112)
- 致梅尔本夫人 1812年9月10日，切尔特南
34. 议会演讲…… → (115)
- 致奥古斯塔 1813年3月26日，圣詹姆斯贝奈特街4号
35. 仰慕名流…… → (117)
- 致威廉·吉福德 1813年6月18日
36. 爱情泛滥，友谊罕见…… → (120)
- 致伊莎贝拉·米尔班克 1813年9月6日
37. 诗歌无利润…… → (123)
- 致J. 汤姆森 1813年9月27日
38. 让《阿比多斯的新娘》悄然面世…… → (125)
- 致约翰·默里 1813年11月12日
39. 迷我的东方故事…… → (126)